紅樓復夢/0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二回　書帶姐飲酒譏秀　慈太君嘗面憐簫

下一回▶

話說祝露命小丫頭去向紫姑娘要藥，小丫頭答應，走到茶房傳話。紫簫聽說，將參湯藥汁合在碗裡，藥渣內各加水另煎。

親身坐在桌邊，用個銀茶匙將浮在碗上藥渣撈去，試了冷熱，端起碗來嘗了兩口，又放在桌上。抬著頭向天長歎數聲，忽然站起，將牆上掛著那切小菜的佩刀取在手中，一口將左手袖子咬住，瞪著一雙杏眼，將右手小刀在左臂上一勒。霎時間，紅綻桃花，丹流玉臂。因用力過猛，刀傷甚深，那血就如泉湧出來，滴了半身一袖，桌上碗裡四處淋漓。

那個小丫頭魂都嚇冒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跑到石夫人身邊說道：「太太，紫姑娘鬧的全是血。」老太太們嚇一大跳，夢玉忙著去瞧，桂夫人怕是他身上有了緣故，連忙喝住。一面同石夫人、秋琴三人飛身來到茶房，看見紫簫面色刷白，一手是血，還在藥碗上淋漓，那隻手盡著發顫，身上袖上全是血跡。

石夫人瞧見一陣心酸，淚隨聲下，說道：「孩子，你要老爺病好，不顧疼痛割身取血，真是天佛爺總保佑你的。」桂夫人同秋琴姑太太也覺大為傷感。紫簫笑道：「藥碗的很夠了，再將這空碗接下點子，好吃二煎。」此時，丫頭們都全知道，紫簫命大丫頭

天慶將藥趁熱送給老爺。石、桂兩位太太同著秋琴姑太太手慌腳亂，找了些窗縵上的塵灰，拉著他手將灰握上，只是血流不止。桂夫人忽然想起，忙道：「叫大爺來！」說猶未了，夢玉早已在面前。桂夫人道：「你快到我套房裡，小書架上靠牆抽屜內一個八寶散的瓶兒連瓶拿來。」夢玉聽說，如飛而去。

老太太同祝露心中十分過意不去，天慶捧著藥站在炕前，老太太流著淚道：「這是紫丫頭一片孝心，你依著他吃了下去，佛爺保估你才遇著這樣赤心為主的丫頭。」祝露點了點頭，拿起碗來將藥吃盡，覺著一股蓮花香衝入心肺，滿心歡喜。老太太吩咐天慶：「去接太太們同紫姑娘來，我要瞧瞧。」天慶答應，趕忙去請。梅姑太太扶著紫簫進來，老太太同祝露瞧見，都止不住的流下淚來。紫簫笑道：「丫頭原要老爺歡喜病好，割出這點血來又不值幾個錢。若是老爺藥裡用得著生人肉，丫頭也割一塊下來，只算得五個大錢的生豬肉。」老太太們帶著眼淚點頭含笑。夢玉已將八寶散取到，桂夫人接著，去了黃蠟，忙取些在手心內。石夫人用絹子將灰塵輕輕抹去，傷口正在冒血，桂夫人將八寶散多多替他握上，立刻止住。石夫人吩咐丫頭、媳婦們快多取幾塊絹子來包。紫簫笑道：「我身上帶著現成，只求太太們給我包著就是了。」梅姑太太向他身上取出兩塊舊綢汗巾，又摸出兩條帶子，老太太瞧見點頭歎息。祝露道：

「那隻手不可下垂，必得絡住才好。」石夫人趕忙取條大紅雙墜縧子，替他將手絡住。

紫簫過來替老太太們磕頭拜謝，祝母趕忙拉住道：「罷呀，孩子。等老爺好了，眾人都要謝你，這才是真心為主的人。」

紫簫走至榻前，含笑問道：「老爺吃藥不覺噁心嗎？」祝露搖頭道：「一點不噁心，倒有一股蓮花味兒，喝下去很覺舒服。」祝母笑道：「這會兒你聲音都響亮好些，也不枉他這一番好意。咱們仍舊看牌，再做兩莊好吃晚飯。」太太們又都坐下。

夢玉站在一邊呆呆瞅著紫簫。

祝母道：「紫丫頭也去歇歇，等老爺要吃東西再來叫你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我倒忘了，紫丫頭到這院裡來還沒有屋子，怨不得叫他不去，這裡走到怡安堂的後身要走半年呢！」秋琴笑道：「叫老太太就說的這麼遠！我常聽見人說，彭祖二十來歲到雲南去走了一個來回，到家的時候已經有八百歲了。想來那道兒也就不

近。」引的老太太與眾人一齊大笑。祝露道：「後面小院子有我那三間書房，橫豎空著，給紫丫頭做房罷。等我好了，尚有西院子的十幾間書房。總是閒著，我要這些幹什麼？」老太太們都說：「甚是。」桂夫人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叫幾個人一會兒就搬了過來。」祝母對夢玉道：「你去吩咐聽差媳婦，多著幾個老媽兒，將紫簫的東西搬到這後院書房裡。」夢玉答應，又吩咐紫簫「你去自家照應」。

紫簫答應出來，夢玉正站在外面等著同去。紫簫將頭點了點，夢玉跟著往芳芸屋裡來。巧兒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紫姑娘拉了手，是仔麼個兒碰在刀子上？」紫簫笑道：「誤碰了一下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倒是你將姑娘舊衫子拿一件我換換。」

巧兒答應，到屋裡衣架上取一件松花色舊紗衫子來，紫簫對夢玉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替我換上。」夢玉替他輕輕脫下那件血衣，將紗衫換上。紫簫道：「巧兒，你到茶房裡去對陳嫂子說，叫他小心照應那藥，別煎乾了；煨著的鴨子，別鬧胡了。有開水帶來，對口茶兒我喝。」巧兒答應，走出房去。紫簫對著夢玉笑道：「我對你說過要拼著命的為你，這會兒你在上屋裡，又是呆呆的瞅著我。我的親兄弟，我豈不知你的心裡疼我利害嗎？但我的心事，必得要苦巴結才能遂意。你斷乎不要為我惦記著。我拼著這一番苦心，總要巴著同你做個恩愛夫妻。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並無二意。方才老太太瞧見你呆呆的，故意使你對他們說話。你別管我搬家的事，你去聽戲吃酒，等散了戲，你到新屋裡來瞧我罷。」紫簫說著，將一隻手抱住夢玉，臉貼臉的說道：「你這會兒千急別要疼我，等著我遂了心願的時候，你再疼我姐姐罷。」紫簫說到這裡，一陣心酸，淚下如雨。

這位玉大爺，倒像揭開天靈蓋傾了一桶陳醋下去，自從腦子酸起，一直酸到骨縫裡，那個情心更不用說，早已酸透了。

睜著兩眼，也看不見三千大千世界，只覺得一片汪洋，盡成淚海。紫簫見他如此光景，將頭掉過去，在牆上瞅了一會，將手在夢玉臉上替他拭著眼淚，說道：「你明兒照著芳丫頭的這一幅』玉堂富貴圖』，找一幅給我，這倒是惲壽平的真跡，我瞧著比西大奶奶屋裡那幅』杏林春曉圖』還要精神些兒。你說是不是？」夢玉點點頭。紫簫道：「我搬過這邊來，多了兩間屋子，你來替我收拾。我最愛你的那一幅』天平聽雨圖』同仇十洲的那幅』漢宮春曉』。這兩幅，你明兒找出來，借我掛在屋裡。」紫簫正說著話，巧兒拿開水進來說道：「陳嫂子說，二服藥早得了，拉在一邊兒靠著呢。說叫姑娘放心，他不到那兒去，總在那兒照應著呢。」一面說著，對上了茶遞過一杯給大爺。紫簫走到

桌邊，笑道：「我鬧了半天，一口茶兒也沒有喝，嗓子裡覺著要冒火。」巧兒道：「我這兒冰著一碗西瓜汁，紫姑娘吃了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心裡發燒，巧兒拿來我吃。」紫簫忙止住道：「罷呀，老祖宗！你喝口兒熱茶，去坐著聽會子戲，心裡就不發燒了。這冰著東西那兒吃得？我也要去搬房子呢。」說著，走出房去。夢玉喝了兩口熱茶，跟著出去。剛到院門，有東大奶奶們著人來請。紫簫笑道：「很好，你跟大爺去罷，對奶奶、姑娘們說，不要等我，叫他們只管上菜。」丫頭答應，跟著走出院門，三個人到了怡安堂。夢玉只得往如是園而去。

且說書帶面熱心跳的走到秋水堂，眾人瞧見他這樣兒，都趕忙問道：「你不是去瞧秀姑娘嗎？為什麼鬧的面紅面脹的這個樣范兒？」書帶笑道：「我沒有去找秀春，到自家屋裡同成兒鬧饑荒，叫我很生了一會氣，心裡發煩，也不去找秀丫頭，就趕著來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丫頭們不好，說他兩句。怪熱的，也犯不上動這樣大氣。這是何苦來呢！玉大爺去了這半天，也不見來，想是叮住紫丫頭不放呢。」眾人正說著，只見秀春走了進來。三多們問道：「你在那兒？書姐兒去找你，倒同成兒怄了半天氣，他發煩走了回來。」秀春道：「找個什麼勁兒？我又不逃走，總不過在垂花門裡。」一面說著，也就坐下。書帶道：「為去找你怄了氣，要敬你一大杯才得解恨。」叫丫頭們「將那個大瑪瑙杯取過來，滿滿斟上，送過去給秀姑娘」。

秀春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？你同成兒嘔氣，怎麼好端端的罰我喝酒呢？這杯酒我不遵命。」書帶笑道：「這原是我的錯，喝酒也要對勁兒，咱們如何是陪你喝酒的人？」叫丫頭將那一大杯酒拿過來，書帶接著做一口氣的喝乾。秀春徹耳通紅，說道：

「妹妹，你今兒為什麼給我個下不來？我又沒有招你惹你，仔嗎拿著我出氣？這是何苦來呢！你瞧見我同誰喝酒嗎？你拿這些話兒消遣我。」海珠們都笑道：「本來書姐兒也忒什麼些個，秀姑娘又沒有說什麼，你就動了氣，還得罰一杯才是。」

書帶笑道：「我真該罰，方才氣頭上胡言亂語的，得罪了我的好姐姐。我再吃一大杯，告個罪兒罷。」叫丫頭們斟上酒，端起來才喝了一半口，只見夢玉進來，席面上眾人一齊站起，問道：「紫姑娘為什麼不來？」夢玉將方才緣故說了一遍，海珠、掌珠、修雲聽了不勝贊歎，秋瑞、芳芸、三多、蘭生、春燕不住的點頭。姨娘、姑娘們無不大笑道：「紫丫頭真是個傻子。等著三老爺的病好，他只怕連身上的肉也全光了。」眾人都一齊好笑，秋瑞歎道：「藩籬之鷃，焉知鴻鵠之志哉？」夢玉聽見，回過頭去朝著秋瑞瞅了一眼，秋瑞笑道：「你不用瞅我，當浮一大白。」命丫頭給大爺滿滿斟上一杯。

場面上正是蠍子精迷著唐三藏，在那裡做出無限風流的模樣。那和尚總閉著兩眼一聲兒也不言語，任憑那妖精甜言蜜語千引萬逗的，總是不理。梅春笑道：「這和尚叫妖精都纏昏了，盡著發暈呢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和尚不是發暈，他閉著眼滿肚子裡想妖精，比睜著眼瞧的利害。」梅春笑道：「怎麼道他閉著眼想的是妖精？」夢玉道：「因他的名兒叫三髒，比咱們肚裡少了兩髒，是想妖精想掉的。」眾人哄堂大笑。梅春笑道：「當日的和尚只剩了三髒，如今的和尚不知還有幾髒？」夢玉笑道：「如今的和尚要一髒也沒有，肚子裡只有一個紹興酒罈子，裝著幾斤豬肉。」夢玉未曾說完，只聽風酒席上哈哈笑聲盈耳。眾人笑了半日，方才住口。

這些媽兒們絡繹不絕，上酒上菜。小旦美官、秀官上來回大爺道：「底下沒有我們兩個的戲，要到敬本堂去伺候老爺吃酒。」夢玉道：「一個人喝三杯酒去。」隨命丫頭斟酒，美官、秀官站在左右。夢玉命他們吃菜，說道：「外面散的早，再進來唱出《遊園驚夢》我聽。」兩人答應，謝了大爺賞，走進戲場。管班的趙寧領著，由富春閣後身出了園子圍牆，順著夾道彎彎曲曲走了好一會，才是他們住處。到屋子裡瞧不瞧，不見一個人影。他三人走出院子，向著玉堂班院裡望去，見幾個打雜的在地下鋪著大蓆子坐著喝酒。趙寧同秀官們走出月光門，見查、槐兩大爺同些爺們站在院子裡說話，看見他們問道：「秋水堂散了戲嗎？」趙寧道：「還早著呢。他兩個沒有了戲，帶出來到老爺席上伺候。」槐蔭點頭，命其就去。

趙寧等過了茶廳，走至春暉堂，東西兩院的清客同那些唱南詞的先生都站在甬道上說話。趙寧道：「你們好自在，乘個涼兒，說說閒話；像咱們正是出汗的時候。」唱南詞的章先生笑道：「咱們出汗的時候，你又在乘涼呢。剛才垂花門傳出話來，明日叫咱們在承瑛堂伺候。飯前先是范三禿子同鄭老五進去變戲法，飯後是咱們的南詞，晚上是蘇老大們的十番清曲。

你說咱們出汗不出汗？」趙寧道：「咱們明日是景福堂，玉堂班是恩錫堂，五福班還是敬本堂，一連是五天。」眾人正在說話，玉堂班的人出來了一陣，趙寧問道：「你們都在敬本堂嗎？」眾人答道：「看了半天戲，要家去吃飯。」掌班的傅貴說：

「你們散的早。」秀官道：「早著呢！我兩個沒有了戲，要上去伺候。」傅貴道：「很好。二寶們都在席上，你兩個上去換個把下來歇歇。」美官、秀官答應，走進春暉堂，轉入敬本堂。見大院子裡那些各位大老爺的大小爺們俱在棚下，五福班後場邊站滿

是人。場上剛唱著《綠珠墮樓》這一出，看見綠珠正陪著石崇飲酒呢。秀官看那廳上設著五席：中間一席是松大人；左邊第一席是總鎮姜大人；右邊第一席是淮揚鹽鐵使蔡大夫；左邊第二席是提刑副使龔大老爺同太守周大老爺；右邊第二席是司馬顏大老爺同別駕白大老爺，旁邊是二老爺陪著。左邊第二席是梅姑老爺陪著。瞧見玉堂班的袁錦官、雙貴官、玉林官、李鳳官、富春官、二寶官這六個小旦，俱在上面敬酒。

他兩個走旁沿兒上去，見過了各位大人。梅白正在高談闊論，指著場上說道：「石季倫原是個風流領袖，千古雅人，可以為綠珠之知己。」松柱道：「前人有借用綠珠的詩道：『值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』這也是千秋知己之感。」梅白道：「這兩句雖是小青托興之詩，恰說透了綠珠的一腔心事。」正在說著，場面上綠珠已墮了樓，為花神引去。太守周大老爺笑道：「雖為綠珠解恨，然何必多此一番波折？」總鎮姜大人笑道：「這是我那本家姜太公請元始天尊之故智也。」眾大人們一齊呵呵大笑。美官們上去敬酒，各位大人皆用大杯開懷暢飲。底下爺們抬上燒煮桌來，王貴、張彬、楊華、陸進、趙升等五個人，捲起袖子打著千兒，跪在地下，一手托著一手的片；這裡高升、金定、馮裕、陳興、周惠五個人，各拿著一個銀盤，一雙鑲銀牙筷，在席面上往來撥菜；顧祥、金映、王瑞、杜成、謝銘、劉貴、趙太、董升、錢桂、來順這十個人，伺候上菜；還有辛福等二十人，將掛燈、柱燈背光高照，滿堂的上中下三層燈燭全行點起。只見歌管悠揚，燈光燦熳。真個是：

天上神仙第，人間富貴多。

不言敬本堂熱鬧。且說紫簫到怡安堂，對聽差嫂子傳了老太太吩咐的話，一面親到垂花門，對查、槐兩位大奶奶說知。

查大奶奶們道：「聽說紫姑娘割血給三老爺調藥，咳，好姑娘，這才是捨身為主呢！咱們正在這兒贊你，將來神佛爺佑你，總有好處。」紫簫笑道：「蒙老太太這樣恩典，將咱們抬舉的不像個丫頭看待。咱們再不捨身報效，真個是神佛也不容。」槐大奶奶道：「姑娘說的是。咱們做下人的，原該如此。」正說著，見聽差李嫂子領著十來個老媽兒來回查大奶奶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叫幾個媽兒們給紫姑娘搬屋子。來對兩位大媽說一聲。」

槐大奶奶道：「剛才紫姑娘也對咱們說過。李嫂子，你同紫姑娘去領著他們就搬。叫他們小心著，別碰了東西，不要忙，多走幾趟兒。」眾老媽們齊聲答應。

紫簫辭了兩位大媽，同著李嫂子這一群老媽齊往裡去。李家的道：「紫姑娘，你為什麼倒願意調承瑛堂，你瞧瞧那邊還有個巴結頭兒嗎？三老爺的病，我瞧著是斷好不了的，也不過耗日子，過得一天是一天。承瑛堂的人，誰不想著往這邊跳？

況且你在怡安堂也是走得起的人，像你這樣品兒，這雙手腳兒，還怕伺候不上老爺嗎？我又說個笑話，連咱們這些人，誰不在老爺面前獻個勤兒？像馮大妹妹、金嫂子、楊華兒的媳婦這些人，都是走得起的。老爺常賞東賞西，他們好不得意呢！」紫簫笑道：「你也走的好，頭上的金簪子不是老爺賞的嗎？」李家的臉上一紅，笑道：「還是那天老爺瞧著我頭上戴的是枝涼簪子，老爺說像個什麼樣兒，第二天就賞我這枝金的。也不過有一兩來重，這也算得了什麼。」紫簫笑道：「我從小兒到如今，衣服首飾都是老太太同太太賞的，從來沒有得過老爺一點兒東西。」李家的笑道；「誰叫你不巴結呢！」紫簫笑道：「巴結的忒多了，咱們那裡擠得上？」兩個人一路說著，已到怡安堂。那些丫頭、嫂子們你也來問問，我也來說說。李嫂子道：

「別耽擱了紫姑娘的工夫。」催著紫簫走到屋裡，鶯兒關著門正在收拾，紫簫叫開房門，同李嫂子進去，看見一切內外房的東西，倒已收拾了大半。李嫂子道：「鶯兒實在難為他，這孩子很有出息。」紫簫心中也十分歡喜，對著李嫂子道：「天快黑了，我要去照應三老爺吃飯。好嫂子，好姐姐，你同著鶯兒照應著，就給我搬了過去。等我明兒替嫂子磕頭罷。」李家的笑道：「咱們好姐妹，磕什麼頭呢！你只管去，這兒交給我，橫豎落不下一個針兒。」紫簫笑道：「很好。」說著，轉身出去。這裡李嫂子同鶯兒照應那些老媽們搬房不表。

且說紫簫到了承瑛堂，老太太們還在看牌，問道：「你搬過來了嗎？」紫簫答道：「搬著呢。」石夫人道：「老爺吃過二服藥有好一會，要等你來收拾點東西吃。」紫簫聽說，忙至榻前請老爺示下要吃什麼，祝露道：「我想點子掛面吃。」紫簫答應，來到茶房裡，命陳嫂子將開水對在銅鍋裡，坐在火上。

著人去芳姑娘屋裡對巧兒說，要半子掛面來。「那盆子裡的燕窩收拾乾淨沒有？」陳嫂子一面坐著水，口中答應道：「才收拾完了，清水漂著在小炕上呢。」紫簫向碗櫃裡取出五個青花粉底撇子湯碗，又取出一個撇子面碗，命媽兒們用淨水洗過，叫丫頭將鴿蛋、火腿、鴨掌盤子放在桌上。陳嫂子取到掛面，紫簫接著分一小子兒，放在鍋裡，滾水冒了幾開，過著清水。

令天慶去端炕桌，擺設筷子、小菜。下好了面，又做五湯碗燕窩，配上鴿蛋等物。五個小碟子裡，都是一樣銀羹匙。命天慶帶著丫頭一人一碗，俱用大紅洋金雕漆盤子。天慶們六個人一齊托著上去。

紫簫將剩的掛面下了，澆上些鴨子湯，揀了幾塊鴨子，笑道：「我鬧了半天，一點兒東西也沒有吃，要先偏諸位嫂子吃這點兒面。」眾人道：「本來割了一刀子，出了那些血，也沒有歇歇兒。還是姑娘結實撐得住，咱們是早躺下了。」紫簫坐在桌邊。取雙牙筷正吃了幾口，只見笑嘻嘻走過天慶來，手裡拿著面碗說道：「老爺吃的很歡喜，叫對姑娘說，還要幾根兒面。」紫簫笑道：「早一步兒來也好。我打諒著老爺是不要的了，偏我一會兒又嘴饞，剛將幾根兒面下了吃。這會兒再去取面來燉上水，有好半天工夫，老爺正吃的高興，叫他等著怪不好的。」天慶道：「罷呀，別費事，就是姑娘碗裡的挑幾根兒罷，橫豎老爺也吃不多的了。」紫簫笑道：「也罷，都挑了去，我再吃別的。」說著，就將自己碗裡的全挑過老爺碗內，另澆清湯，擦了碗口，叫天慶托著盤子送了上去。嫂子們收碗下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們俱吃的歡喜，都說很好。」紫簫道：「什麼好？不過比廚房的乾淨些兒。」正在說著，李嫂子走來說道：

「都搬過來了，又給你鋪設妥當。那邊屋裡任什么兒也沒有了，你到後院子去瞧瞧。」紫簫忙將一隻手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明兒到嫂子家去磕頭道乏。」李嫂子笑道：「罷呀，你等著有空兒給你姪兒做雙鞋罷。」紫簫笑道：「鞋是鞋，謝是謝。」兩人說話之間，天慶收碗下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們不看牌了，叫紫姑娘說話。」紫簫聽見，趕忙進去。老太太們都散坐著，問道：「你手疼的好些沒有？」紫簫道：「走著道兒，辦著事倒疼的好些兒，就是坐著疼的利害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孩子，你待三老爺的這一片誠心，我實在打心眼兒的疼你。又偏生遇著這幾天有事，叫你這隻手動不得，怎麼好呢？」紫簫答道：「只怕趕明兒早上也就好了。」祝露笑道：「真傻孩子，一夜工夫那兒就好得了！」祝母道：「我叫你來商量，我原不要做生日，惦記著大老爺不知好了沒有，這幾天也沒有接個信兒，三老爺又病得這個樣兒，我心裡很煩，有什麼得意要做生日？二老爺是不依，再三要給我做七十歲，熱鬧熱鬧。我又瞧著三老爺今兒光景，比那幾天竟長了精神，說話很有神氣，又見你這樣出心出力的服侍，我心中倒很喜歡。就讓二老爺給我熱鬧，也不阻他的孝心，隨他去辦罷。但是我自從十八歲嫁了太爺，從來沒有苦過一日。後來太爺做到通政使大堂，我得了二品封誥，跟著太爺受享幾十年；如今大老爺又做了尚書，給我請了一品封典，我又享兒子的福氣；活到了七十歲，我真是福壽雙全，夫榮子貴的了！我原許下七十歲不做生日，要到金山寺去做七天大道場，請太虛和尚放

七壇啟口，因為三老爺有病，等他好些同去。我明日要到甘露寺齋僧，躲過這熱鬧再回來。我實在怕的是磕頭禮拜，竟不是給我做生日，倒叫我受罪。這會太太們、三老爺、姑太太再三的不叫我出門，說我若怕煩，這幾天總在這兒。凡有來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小姐們，不拘親疏遠近，一概別讓到這兒來。兩位太太同姑太太們都去接待來的親眷，這院子裡就是我同三老爺娘兒兩個。你照著今兒這樣，收拾點子東西吃吃，大廚房的東西，一點兒也不要。三老爺愛聽南詞同變戲法兒，我已吩咐垂花門上傳信出去，叫他們明兒早早兒進來。咱們將院子門一關，清清淨淨的聽個書兒，憑他是誰，也不准進來。你說這主意好不好？」紫簫笑道：「老太太吩咐的很好。若是姑老爺來叫門，難道也不放進來？」祝母笑道：「我連姑太太都攆出去了，別說是姑老爺！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媳婦、丫頭們進來點上燈燭。祝母道：「咱們也該吃起飯來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我找了一壇十年陳的福貞酒，留著請大姐姐的。」秋琴道：「很好。咱們別吃啞酒，叫章先生們進來說一回《玉蜻蜓》聽聽，還可以多吃幾杯好酒。」祝母笑道：

「三丫頭留著陳酒請大姐姐，也帶著我嘗一杯兒。」石夫人未及回答，祝露道：「我得了兩壇二十年陳的百花酒，交給芳芸收著，要給老太太做生日的。」祝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到底是我三小子疼我，像三丫頭只惦記的是大姐姐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那也容易，老太太將三丫頭給大妹妹換了丹桂罷。」惹的老太太們哈哈大笑。丫頭、媳婦們將桌子搭在祝露榻前，擺了杯筷，擺上果碟。老太太與二位夫人並姑太太剛要坐下，只見槐大奶奶進來回道：「章先生們進來了。」不知老太太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